

永远不落的太阳

阿塞拜疆作家短篇小说选



瑪美德汉雷等著

謝祖鈞 容威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7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前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番号999 字数49,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7/8 插页3

1958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400 册

定价(3) 0.25元

目 次

激战之后·····	阿布里加山(1)
演奏会·····	古塞英(10)
不爱說話的阿扎德·····	米尔扎·伊布拉吉莫夫(23)
永远不落的太陽·····	瑪美德汉雷(43)
比鋼还結实,比太陽还温暖·····	米尔—扎拉耳(53)
紀念象·····	拉吉莫夫(58)
石竹·····	沙迪霍夫(62)
印刷所里的姑娘·····	尤西夫·希尔凡(71)
作者小傳·····	(83)
譯后記·····	(87)

激战之后

阿布里加山

在他想到眼睛瞎了的第一分钟，他觉得非常恐惧。他想用手去摸摸眼睛，但是动不了。于是他绝望地垂下了眼皮。过了一分钟，他又抬起眼皮，但除了无边的黑暗和时而扩大、时而缩小成点点的圆圈外，仍然是甚么也看不见。

这是甚么意思呢？他没有丧失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吧？

他开始吃力地在脑子里追忆所发生过的一切……炮火、焦烟和火苗……战争的可怕的爆炸声……血肉横飞的搏斗、拚刺刀……

往后还有甚么呢？他不记得了。

他是因为失去了知觉，而在这里留下了呢，还是世界倒塌了，他被埋在了碎片底下？他不知道。

瑪苏德重新闭上了眼睛，他觉得仿佛明亮了些。怪事，他在焦烟和血泊中消失了的明朗和美好的五月的日

子，現在在他的想象面前又恢復了它的全部光輝。這個使他的心靈恢復了平靜，意識開朗了起來。於是決定，他能夠用聽覺挽回視覺所放走了的東西，他豎起耳朵傾聽起來。

把他推到這個空虛的無邊黑暗里的戰爭機器，在很遠的地方轟鳴。它在不可知的遠方繼續自己的血腥的工作，它可怕的狂笑的轟隆聲向四周傳散。

突然在很近的地方，差不多就在身旁，瑪蘇德聽見了炮彈爆炸的轟隆聲。他全身一震，被一種不自然的力量推動了。隨着這一運動，仿佛窒息他的無法透過的黑暗裂開了縫。瑪蘇德用眼睛盯住這條窄縫，他欣喜地看見了陽光。

不，他沒有瞎。這也不是黑夜。只是他躺在一條很深的戰壕里，被屍體埋住了。

意識到這一點，瑪蘇德作了一個堅決的動作，突然他覺得有個甚么冷冰冰的東西碰了他的脖子。他瞟了一眼，當他認出這個冷冰冰的東西，是一隻死人的手時，他打了一個冷噤。這是一隻敵人的手，它蒼白的失去了生命的手指還不愿鬆開瑪蘇德的脖子，好象企圖悶死他。

當瑪蘇德終於把頭轉過來，把脖子從那只冰得使人惡心的手下解放出來的時候，敵人的一隻穿着釘了鐵釘的鞭子的腳又罩在他的眼上，敵人的蹂躪了蘇維埃土地腳……

瑪苏德集中全部精力，鼓起全身的劲推开了这只沉重的穿着钉了铁钉的靴子的脚。但是在这个时刻，不知誰的尸体，一滚，又在他身旁对面地躺下了。

这也是一个敌人。瑪苏德認出来了。这就是瑪苏德用刺刀刺死的第一个德国人。这个圓下腭的鬼东西，一双含水过多的灰眼睛瞧不起人的样子，第一个碰在他刺刀的尖口上。

为了把身子从压在他上面的敌人尸体底下摆脱出来，瑪苏德克制着疼痛和疲劳，手脚工作了很久。最后，他终于看见了高高地挂在他头上的春天无云的天空。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閉上了两眼，仿佛他掙扎半天就是为了这一点，所求的就是这一点。

現在瑪苏德精疲力竭了。他感到胸部和腿上受了伤。伤口发痛，口渴得越来越厉害。他覺得他听見了小溪的潺潺的水声，在他紧閉着的眼前展开了一片綠色的草地，上面开着各色的花朵，洋溢着流泉。

“这就是死亡！”他想道，“我要死啦。”

他一想到这个，他覺得他要活下去，于是他重新睜开眼睛，开始慢慢地爬起来。当他在路上发现一挺自动枪的时候，他乐了，他想起自己沒有了武器，便把自动枪往肩上一甩。爬不多远他就停下来休息休息，又重新沿战壕爬去。不，他并不奢望他还能活，只是他一想到他会死在这儿，死在敌人的尸堆中，他便覺得害怕。他好象覺得在

埋了德寇尸体的地方，土地会好几年长不出东西，将来过路的人也会咒骂这些地方。

哪怕只要能找到一个红军战士、自己亲人的尸体，躺在他旁边死了也良心清静！

到了交通壕啦……从这儿他可以爬到地面上，草地上去……

他发现离自个儿不远有一株灌木，便往那儿爬去。自动枪越来越妨碍他的行动，但是他是一个战士，所以他丝毫也没有丢掉武器的念头。在茂密的枝叶和宽大的绿叶下，草儿保存着令人愉快的清新和凉爽……

他伏卧在这块草地上，把干得龟裂了的发热的嘴唇挨近青草，贪婪地吸着它充满生命活力的清香。玛苏德觉得自己又有了力量，在这分钟以前他还在顺从地等待着死亡，现在突然爆发的熾热的求生的愿望又攫住了他。

玛苏德生长在阿塞拜疆的山区，他不仅有着结实和耐苦的身体，而且有着一颗健康的心，坚强的意志和蓬勃的朝气。

“我不会死！”他喃喃地说，同时开始向四周张望，想确定自己下一步应走的道路。

敌人退却了，战线远移了，这里已经没有了我们的部队。玛苏德不时地听见爆炸的轰隆声，他知道这是敌人在用炮火和迫击炮火轰击我们的后方。玛苏德根据自己的战争经验，他知道在接近火线的道路上不会有任何事

輛馬匹。甚至救護車也不會出現。只有到了晚上，這裡才會恢復交通，於是瑪蘇德決定爬到路邊去，到那裡等待天黑。

他企圖包扎自己的傷口，但是每一個動作都在削弱他的力氣……他很想睡覺，他抬不起沉重的眼皮。口渴越來越厲害地折磨着他，在他的耳朵里又重新響起了潺潺的水聲，他仿佛覺得，在他身邊有一股透明的泉水從峭壁下涌出，他想爬到水邊去，但又怎樣也爬不到。這時開來了一輛救護車，從車里跳出一個姑娘——這就是他的親妹妹，薩京娜。她俯身到泉水跟前，舀了一大缸子水，遞給瑪蘇德。水一股股地往上冒，溢出了茶缸的邊緣。

“喏，瑪蘇德哥哥，喝吧！”薩京娜說。

水翻騰着，溢出了茶缸，在地上流着，水淹沒着四周的一切。瑪蘇德伸嘴去喝水，但怎麼樣也无法接近它，它總是避開他的嘴唇……

“薩京娜，水……”他喃喃地說道，同時睜開了眼睛。用舌頭舐了舐枯干的嘴唇，向四周打量了一下，便向有路的那面爬去了。

突然在距離自己一百步遠的前面，他看見一個甚么影子在勁蕩，他仔細一看，認出來是一個敵人。瑪蘇德把全身貼俯在草地上，開始注視着敵人的動作。而那傢伙一面盼顧着四周，一面在搞着一個甚么東西。

瑪蘇德從他的動作猜出來了，他在扒誰的衣服，又給

自己穿上。他常常停下来，向四周瞧瞧，再又重新繼續干自己的事情。

瑪苏德的眼睛由于緊張地盯着敌人，有些累了，注意力松懈了。他感觉到力气在遺弃他，他咬紧牙齿，企图把象用鉛鑄的一样的眼皮抬起来，但不行啦。

“衰弱来的多不是时候啊！”在他的头脑里閃过。

瑪苏德閉上了眼睛，但自己想象着現在敌人在干甚么。

他这会儿穿上了紅軍战士的制服。大概，他受了伤……他檢查了他扒下衣服的那个紅軍战士的文件，放进了口袋……他进了軍事医院……他养好了伤。大家都把他当作一个苏联战士。可是他是一个敌人……

就在这时瑪苏德用力睜开了眼睛。仿佛是穿过了云雾似的，他模糊地看出远处有一个人，腿有点跛，拄着步枪，走了……这时瑪苏德集中了所有全部力气，把自动枪貼住胸口，瞄准了給了一梭子。

那家伙立刻倒下去啦。激动仿佛給瑪苏德注入了新的力量，使他暂时忘記了疼痛和疲倦。他的头脑是清醒的，而且在准确地工作着。

“让我去檢查看看！他不是假装的吧？”他想到，于是往前面爬去。

“帮帮忙吧，帮帮忙吧！”突然他听见从他要爬去的那个地方傳来了凄惨的呻吟……

瑪苏德呆住了。有人在用俄語求救。我莫不是打了自己的人吧？敌人可能已經換好衣服走了，瑪苏德剛才看見的可能是一个受了伤的苏联战士。

“弟兄們！同志們！救救我吧！”

每一个吐出来的俄語詞都使瑪苏德确信，他犯了不敢想象的大錯。

在瑪苏德面前，在血泊中躺着一个与他的同志沒有絲毫区别的战士。怜悯和犯了可怕的錯誤的意識焚燒着瑪苏德的心，他扑过去翻轉那个受了伤的战士，想給他包扎，但是那个人阻止了他：

“不必要啦！我要死啦！給我一点水喝吧！……我的水壶里有水。”

瑪苏德动手去打开水壶，他尽力把这个作得小心，免得触动了他的伤口。

“这次刺刀战真殘酷！”伤兵这时用微弱的声音叙述說，“你大概在这次拚刺刀中也受了伤……哎，小兄弟！我剛剛清醒过来，想往大路上去，忽的不知从甚么地方噠噠的响起了一阵子德国自动枪……我就……”

他衰弱无力，沒有能把話說完，便閉上了眼睛。

“喏，喝吧！”瑪苏德說，同时把水壶递給同志，不过这时他忽然觉得非常口渴，眼里不由自主地迸出了不怀好意的火花，他垂涎地用枯干的舌头舐了舐龟裂了的嘴唇。

大概，伤兵看見了这个，便很快地縮回伸去接水壶的

手，說：

“我看，同志，你也很渴。你喝点吧！只要給我留下两口，我就够了。”

瑪苏德忘記了一切，欣喜若狂地端起水壺就往嘴唇上湊，可是忽然他覺摸着有誰在他腰上推了一下，对着他耳朵叫喊了一声：

“你在干甚么？你回头看看！”

于是瑪苏德挪开了水壺，回头看了一眼伤兵。他正在慌張地、手忙脚乱地往下取腰上挂的刺刀。仇恨扭歪了他的面孔，他灰色的龟裂了的嘴唇啣咬着一些陌生的恶狠的字眼，显然，这是咒罵，德語的咒罵……

因此……

瑪苏德拿出了吃奶的劲把水壺往敌人的臉上拋去。

对法西斯的憎恨給瑪苏德增加了力量，这个法西斯甚至在临死前还是这样的奸詐，还想要用两口水来換取瑪苏德的生命。他用牙齿紧紧地咬住敌人的喉嚨，直到这个凶手、杀人犯和騙子手的、比軀壳还更卑鄙下賤的灵魂随着一声可憎的嘶哑声飞出了卑鄙的軀壳，他才松口。

傍晚救护車来打扫战場。他們找着了瑪苏德。他們給了他水喝，給他包扎了伤口，把他抬进了救护車。

“你們把那个法西斯好好地檢查过了嗎？”瑪苏德再次地問卫生員。

“他早死啦！”他們回答說。

可是瑪苏德仍然放心不下！

“你們再檢查一遍吧！沒有打死，決不要輕信。”

謝祖鈞譯

演奏会

古塞英

在这間小小的房間里只有他們兩人。薩勃里在彈琴，阿德哈姆抽着烟，听着。

薩勃里的手指在琴鍵上跑得那么快，看上去就象沒有触到琴鍵似的。阿德哈姆是懂得音乐的神秘語言的。他嘴里啣着的香烟熄灭了，眼睛聚精会神地注視着前方。薩勃里在贊頌生活的美丽，在号召人們去进行斗争。

阿德哈姆坐不住了。他沒有声息地在房間里来回走了一阵，后来在薩勃里背后停下来，心情更加激动地听着。

薩勃里彈了曲尾的几組和音，四壁仿佛摇晃起来，要震裂开来似的。接着是一片靜寂。

在薩勃里的丰满而有些粗糙的嘴唇后面，两排小貝壳似的牙齿閃現了一下。滿心喜悅和疲倦的他，用詢問的目光向同伴望了一眼。

这样默默地过了几秒鐘。

“你方才彈的是一支什麼樂曲？”阿德哈姆這才問道。
“這曲子我想不起來了。是誰的作品？”

“你說是誰的呢？”

“不是貝多芬的，就是……”

薩勃里哈哈大笑起來。

“這樣說來，我們剽竊了貝多芬的作品了？”他快樂地說。

“我不是那個意思……這支樂曲很有英雄交響樂的風格……我認為這是一個能使聽眾震撼的作品……”

阿德哈姆對薩勃里看了一眼，然後低頭去修自己的手指甲。

薩勃里微微一笑，站起身來，在房間里來回踱了一趟。

“我是不會寫出深刻而有意義的作品的，對不對？”他冷靜地、加重語氣地重復了阿德哈姆對他下過的評語。

“你真是個愛記恨人的人。”阿德哈姆漲紅了臉，受了冤屈地說。“難道你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忘記六年前所說的話，而且又是些玩笑的話。”

薩勃里的目光偶然落到阿德哈姆的手上，他的手指微微地顫抖着，剛剛可以察覺出。

“我頂討厭的一件事就是嫉忌！阿德哈姆，我真替你惋惜！”

“你弄錯了，薩勃里，”阿德哈姆窘迫地為自己辯護

說。“我只会觉得高兴。我的好朋友能写出这样雄壮有力的作品，我只会感到驕傲……”

他不能再說下去，于是就頓住了。

薩勃里的眼睛紧紧盯着那两片說这句謊言的嘴唇。

不錯，薩勃里确是一个爱記恨人的人：在这漫长的为时六年的学习期間，他把他所受的委屈深藏在心里，現在利用这适当的机会作了报复。

2

薩勃里在莫斯科学习完毕回到巴庫已經两年了。然而和他的同学阿德哈姆碰头，这还是头一次。

这是有它的理由的。他要自己写出了无可指責的好作品之后才跟阿德哈姆見面。因为，就是这个阿德哈姆在送他到莫斯科去学习的时候，曾諷刺地冲他說道：

“教育并不能帮助一个人成为作曲家。”还恶意地嘿嘿笑了起来。

那时全城都在称赞阿德哈姆的天才，关于薩勃里則流傳着各种各样的笑話；这些笑話的編造，阿德哈姆是积极参与了的。

和阿德哈姆一鼻孔出气的还有批評家阿加·扎杰。这个人，什么样的文章都写，他自以为是戏剧、歌舞、杂技、历史、阿塞拜疆规范語言、甚至文学方面的专家，关于音

乐他也发表了不少文章。正因为他是一个最最肤浅的、略知皮毛的外行，所以也是一个万能的专家。

这个葬送了不下几十个青年天才的家伙在音乐方面也是一窍不通的。正如在其他科学和艺术方面一样，当人家问他作曲家和乐队指挥有什么区别的时候，他就把玳瑁眼镜放正一些，满有把握地说：

“两者完全相同……在文明的国家里叫作曲家，在不大文明的国家里叫乐队指挥。”

这个批评家想尽办法，要扼杀萨勃里对音乐的天生的爱好。他在他的文章里和公开演讲里都断言萨勃里绝对没有一点音乐天才，劝他走农学家的路，或者去学兽医更好些，而且也更有利可图些。

萨勃里年青，没有经验。他不会迎合和奉承。他不顾这个著名的批评家的意见，他相信自己的力量，常常对自己说：

“我的学识不够。我要到莫斯科去学习！”

没有和阿加·扎杰商量一下，他就到莫斯科去了。在四年的学习时间里他坚持苦学着。他的老师们，一些全国公认的作曲家们，帮助他的年青的天才成长起来，在学业结束的时候，他们劝他回到故乡去，完全献身音乐创作……

一位曾经培养出许多在国际比赛会上获得卓越成绩的年青音乐家的老教师，在分别的时候吻了他一下说：

“你們的民族有丰富多采的民間音乐……一些最优秀的俄罗斯作曲家曾以那种音乐为基础创作了一些不朽的作品。走他們走过的路吧。在您最初的创作里已經可以看出，你們的民族音乐对您所起的良好影响。您所缺少的只是熟練的技巧。回到祖国去吧……几年之后我們會再見到的。”

回到巴庫之后薩勃里就到阿塞拜疆各地区旅行了一下。在两年中，他游历了各个城鎮和乡村，听了許多民間音乐演奏人的演出，牧童的蘆笛、民間歌唱家的演唱。他常常参加婚礼和全民的节日庆祝会。常常去听說故事人的說唱，研究着那些描写英雄的故事，以及英雄們与恶势力、妖魔和恶龙作斗争的种种情形。回到城市来时，他帶回了丰富的、各种各样的材料，多得使人惊奇。

今天他奏給阿德哈姆听的作品題目叫做“自由人”。

他写了一支能使他的老师們和朋友們高兴的大交响詩。

3

阿德哈姆想象着方才薩勃里用鋼琴奏的这支乐曲在乐队演奏之下会发出什么样的轟响，他不得不承認他是被击败了。他拿着香烟的手仍旧在微微地顛抖着。

“毫無疑問，”他說，竭力掩飾着自己的惶惑不安，“你